

科幻基地

银河奇谭二则

□ 飞气

梦瘾患者

“脑连”技术的发明者怀着古老的信条:语言是不得已的蹩脚工具,效率低下,误会重重。通过“时空导引术”,有可能在一些非理性的区域解开语言的围墙,进行某种直接的纯精神交互。

现实主义的党徒们对此不屑一顾,斥之为高级毒品。确实,有不少“造境师”为了保持创造力而求助于违禁药物,而与瘾君子脑连是否违法也一直存有争议。

不过,支持者则宣称,只要准备充分,脑连技术是很安全的,且利大于弊。毋庸置疑,总有些人天赋异禀,对宇宙的领悟别具一格,脑连有益于智慧的共享。

据研究,即便是最刻板乏味的寡淡之人,也总有想入非非之时,那些无形无界的混沌憧憬,在每一个活过的人心中氤氲蒸腾,沐享其中的灵魂暂时跳脱了时空的捆绑,在瞬间的永恒中体认存在之微妙的喜悦。

官方的态度模棱两可:一方面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智慧宝库,试图从万千胜景中寻觅创意乃至理想蓝图,并且不排除推动某种超级人格智慧体的计划。

确实有人说,宇宙进化出生命,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乃是为了最终能够做出一场华丽的膨胀大梦。不过,大多数人也并没有那么多的高级追求,除了基本的新鲜和刺激之外,他们只想寻觅消遣与安慰。

星潮防波堤

在可推测宇宙第2F次膨胀期,人类收到了来自银河系核心的神秘信号。新一轮的宗教热忱推动了奔向银心的朝圣之旅。怀着钢铁般的信条,真理探索者们穿过无涯的冰冷暗夜,在虔诚和忍耐中寻找着可供居住的行星,沿途播撒文明之花。

殖民星之间过于遥远的距离使得即时通讯再次成为技术难题。星际浪人代表着许多定居者一生无法抵达的世界,因而总是受欢迎的。自称“第一朝圣旅”苗裔的萨玛纳札在“朝圣主干线”上的殖民空间游历,给人讲述他在人迹罕至的危险星域里九死一生的历险。

借助名流的推崇,大师的《论可推测宇宙第2F次膨胀期的跃变原理》在“最优信道”里也广为流传,引发了轰动,被认为“星潮”概念最早的出处。

光在持续地吞噬物质和能量,而且也会不时地将其消化吸收过的残片和汁液以粒子爆潮的形式释放出来,其辐射范围理论上可以波及整个银河,诱发“全域突变”。

大师预言下一场星潮喷涌在即时,朝圣联盟正在光鲜的外表下酝酿空心化危机,朝圣委员会中激进的原教旨派主张继续向前,最终进入“暗世界”。

决策者们宣称,这些距离银心大约1.9万至2万光年不等的触发点,会在星潮的激发下形成一道弧面场,将潮波反射聚焦到前方那些沿着光荣的路线挺进的先锋身上,强化他们浴火重生的程度。

在渺小得可怜的银河里,渺小的妙不可言的人类划下了一条看不见的分割线,这是他们所能做过的最劳而无功的事情之一。

“时空曲率的异常突变,已造成了严重的物质分布不均。此乃一切不公不义之根。新一轮的星潮将校正这一大谬。”大师信誓旦旦,“如有必要,甚至连光速也将发生变化。”

人们乐见大洗牌,决意放手一搏,纷纷迁移到聚焦区。即便此



生短促,不能亲见改天换地,也要为子孙谋得长出三头六臂咸鱼翻身的机会。

而上流社会沙龙里悄悄流传的意见则认为,防波堤不过是一件超大型的皇帝新衣,是为下等人炮制的华丽安慰剂,是反动分子破坏秩序的可笑借口。

从开始到最后,防波堤的破坏活动从未停止。这些恐怖分子,有的是极端的星潮信奉者,认为创造者的荣光理应平等地眷顾每一个造物,防波堤却阻碍其他存在领取恩惠的机会,体现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

当然,也有一部分捣乱分子,纯粹是因为失眠症的困扰。

在这些面对重大抉择总是优柔寡断反反复复三的选择障碍症患者心中,防波堤的存在成为日益严重的焦虑源。最要命的是,没人说得清星潮到底何时到来。

面对流言蜚语,朝圣委员会不屑于澄清。虽然偶尔会有些恐怖袭击,但朝三暮四的走私贩和上流豪门的涌入还是促进了防波堤两侧星域昙花一现的繁荣,这里一度成为联盟的第三大文明中心。

萨玛纳札种种谎言的破产曾让防波堤一度陷入艰难的舆论处境。但官方在发布了通缉令的同时,也公告天下:不能因为骗子而否定防波堤的意义,毕竟已有初步的证据表明,“暗世界”正进入新一轮的活跃期,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大家更应团结一心,切不可破坏先锋探索者们的信心。

“大师”逃亡到联盟不愿涉足的荒僻之地后,他的私人星球充公,曾一度被改造成“防波堤博物馆”,供考古爱好者参观。虽然也偶尔会有些过客到那里短暂停留,希望能够发掘到那可以帮人找回遗失之物的神秘黑口袋,但颓势终究无可挽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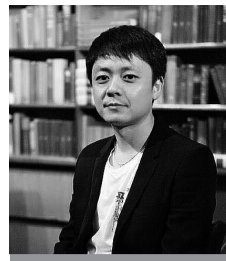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只剩下少数死硬的星潮崇信者还在那片风光已逝的鬼域里游荡,发展出种种不合时宜的信仰。有的通过“维度导引术”达到灵魂出窍,看见防波堤在五维时空中演化成一幅宇宙棋盘上的棋子。

总之,不论你是古典形态人、转基因人、机械强化人、非碳基人乃至纯粹的数字信号人,不管你怀有何等奇怪的想法,都尽可能到这片被废弃的世界,做一个自由的、纯粹的、脱离了人类趣味的人。

而那一颗颗银色的触发点,不管人们欢喜或愤懑,依旧按照计划默默地运转着,调整着那看不见的弧线。更多的黑色方尖碑发现,让联盟再也无暇想念自己从前的宠儿,有关防波堤的技术迅速遗失了,所以,尽管它们注定要比许多存在都长久,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维护,终究还是和所有事情一样,走向败坏。

随着河外文明存在证据的接连发现,联盟不得不为可能的星系战争做准备,因此曾考虑将防波堤改造成一道能够进行维度辐射污染的“死亡防线”,但遭到了当地艺术家的激烈抗议,最后不了了之。

至今,膨胀学家们对“星潮”是否存在尚无定论,一般的看



点评:杨庆祥

飞气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青年作家,并被目为“新生代”科幻文学的重要代表性人物。迄今已经出版了《纯真及其所编造的》《讲故事的机器人》《中国科幻大片》《去死的漫漫旅程》等4部作品集。

飞气的作品充满了奇思妙想,讲故事的机器人、唱歌的机器人、爱吹牛的机器人、永远不死的战士、冷酷专制的国王、从地平线上走来的巨人……安放这些“人物”的,是飞气设置的无边无际的小说疆域:时空上可以无限延展。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飞气的小说区别于我们通常认定的主流文学写作,而被贴上“科幻”的标签。

飞气最让我感兴趣的却是他组合这些元素的方式,虽然他承认从卡尔维诺和马尔克斯等现代作家那里汲取了更多的营养,但是,我同时也注意到,他喜欢用古老的说书人的方式来开始他的故事之旅,“从前”和“国王”总是联系在一起,而这是一切故事的开端。

在这些无年代、无历史背景也无现实映射的故事之中,飞气找到了想象的飞地。这并非说飞气的想象完全是天马行空,实际上,他的想象亦有其问题的指向,不过这些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类似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比如“死亡”,在《去死的漫漫旅程》中,国王说:你们去死吧。

飞气这些年的另外一个写作主题是机器人。这些机器人活灵活现,不过是人类的另外一副躯体,当这些机器人以机器的方式行动时,它并不可爱;但当这些机器人以人的方式行动时——比如当它在两种故事的讲法中犹豫不决的时候——它就变得可爱起来了。

《银河奇谭二则》是飞气近期完成的作品,这是两篇很短的短篇小说,一则写梦,一则写银河星潮,虽然内容遍布各种技术名词,指向的却不过是人类的颠倒梦想。中国的读者或许对此并不会觉得陌生,这两则小说会让我们想起古老的笔记体小说或者中国古代的类书,在那些作品里,神仙鬼怪构成了另外一重“幻觉”的世界。

飞气拥有出色的架构故事的能力,这一点在其他一些科幻作家那里似乎稍有欠缺。这使得他能在一种流畅的叙事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念,但这可能也是飞气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小说之所以为小说,恰好在于其有大片模糊和暧昧的地带,这些模糊和暧昧之地,需要的是细节、气息、回旋、停顿和滞留,需要有大太极拳一般柔密的慢动作甚至是假动作,当然还有那些隐秘的心事,有时候,不说出来也是一种编造。

即便是真的发生了,也不必放在心上。说不定它早已悄然发生了而我们并未察觉,而事实上,就是渺小如我们自己,每一天也都在发生着激烈的变化,那是一点也不比银河乃至宇宙的兴亡次要的大流转。至于防波堤,公允地说,也并非一无是处,别的且不论,光是它给过人们以期待这一点,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了。

飞气 “80后”科幻作家。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院在读博士后。曾在《科幻世界》《天南》《文艺风赏》等杂志发表科幻、奇幻小说。著有短篇小说集《纯真及其所编造的》《讲故事的机器人》《中国科幻大片》《去死的漫漫旅程》。作品多次被收入《年度最佳科幻小说集》《中国奇幻小说选》等,并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

插图:孟良



(上接第5版)猎手过于精明和冷酷,他们设置陷阱或者暗藏、伏击、引诱,将自然界里的亲友们一一杀害和 outcomes。可以肯定,人们见得更多的是霓虹灯闪烁,是电力编织出的许多精致幻觉。物欲的魔法攫取许多人的灵魂,也许偶尔会因为种种听闻和事故产生过片刻的清醒,又继续无力地深陷于享乐、消费、虚荣、挥霍的深渊,将原本属于自然之子的空灵之心全数典当给了野心勃勃的时代。人类变得异常孤独,异常空虚。

多年的寂静,剪裁出的一幅剪纸,喜庆地张贴在大自然的窗户外。草木、虫兽、清风等等共赴节日般的乐园,仿佛将人的现实和理想设置在了高石坎的美丽图案上。站在时间的远处,老年的罗运仙看着高石坎,看到了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生活,看到了深藏于这种生活里的幸福和安慰。当然,几十年的护林工作,她也 Those 现实之中骚动不安的、带着野心和恶的人物排斥在画境之外。“岁深树成就,曲直可轮轳。”唐代诗人元稹说的这场景,从来与一个大山深处识字不多的女人无关。倒是一些夜晚,山风从高石坎林场哗啦啦闯进时,罗运仙还是感觉到了岁月的幽深和强

势,像车轮胎一样骨碌碌滚过她的身体,滚过她的一生,留下弯曲又明晰的辙印。在这些辙印上,她会看见林场场老主周宏权的脸。周宏权是自己的丈夫。在很多条巡山的老路上,她的脚印重叠着周宏权的脚印。丈夫实在有些老了,身体疲乏,连爬上眼前的土坎都十分困难,蹒跚而无助,其他几个年轻的护林员赶紧上前扶住丈夫的腰身和屁股,托他翻上土坎。有一天,也同样这几个年轻的护林员,他们高高托起丈夫的棺木,朝着林场深处走去。剩下的事情是罗运仙跟在后面,默默地、仿佛依旧是踩着丈夫周宏权的脚印在走……儿孙们是无法忍受来自林场的沉重与沉寂

的,早已在山下的镇子上安家生根。当然,他们担心罗运仙,经常要求她搬去同住,每次都挽留她多住几天。在镇子的街面上,一些青年人蹲在门口,无所事事地抽烟,他们根本不像父辈那样辛勤劳动,根本不想到庄稼中间去锄地,而是只想不劳而获地过好日子。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想法,以及生活。罗运仙的劝说和不成理解为格格不入的音符,在街市的空气里显得浑沌和模糊。一个护林老人时常感受到与眼前生活的剥离,感受到暗处的不屑眼神和口气。《诗经》:“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也许,是该停下来休息了。罗运仙顿上深